

树说沧海

杨华 （温泉）

有的树死了,它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

年初,我自驾到老家通城的山凹里探亲。车开到村头,挺直一排青砖红瓦整齐的村舍,干净、利索,似小康的模样。我猛然觉得少了什么,那棵在风头祈望、接纳游子的老槐树被斫了。

啊,那种心痛的感觉,不亚于失去至亲。我黯然挥泪,这是献给故乡最伤感的见面礼。我仿佛看到老槐被砍伐时汩汩流淌的汁液,那是告别世间的长泪。

“槐”音同“怀”,即怀念远方游子,没了槐,就像没了母亲的孩子,孤独无助。树下是家,树在家在,是远程的出发点、归根的落脚地,树长千年,落叶归根,树是游子的精神皈依。

槐树,是我童年的乐园。放学时分,老师护送学生到树下,我们在树下捉迷藏踢毽子,没心没肺地玩到日落西下,土头灰脸各找各妈。多少次,我站在树下,眼巴巴盼望赶集回来的妈妈,给我带把子糖、小人书;等候穿山越岭看望我们的外婆。

那棵树是家的方向。十里八村衣锦还乡的、嫁娶婚丧的、寻根问祖的、探亲访友

的、栽禾割谷的,老树是参照物。大雪封山,在盖过脚背的雪地里,向着银装素裹的高高挺立的大树一直走一直走,尽管峰回路转阡陌交错,总能走到家,影影绰绰的树是心中的定位。

老槐是迎宾树,也是送客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拱拱手,揖别经年的老友;挥挥袖,作别天边的彩霞,长风浩荡归雁无期,踏平坎坷珍重万千。

槐树挺立村头,屹立冲天,如戟如柱,树苑三人合抱不来。无人知道那粒种子是候鸟衔来的还是随风飘落的;无人知道树轮多少,一辈又一辈,默默地见证村庄的盛衰变迁。

树梢高耸入云,留得住雾霭,歇得下飞鸟;树冠,是南归的燕子们温暖的窝;枝丫,蝉趴着“啾啾”唱歌;树下,拴着牛,牛眯着眼打盹,树干被牛绳狠狠勒进一圈;风车磨盘、石碾石碾,千转百转总有固定的半径,千圈百圈不离轴心,动或者不动,它待在那儿,岁月静好。

树下的土地,被大伙蹭得平整光滑溜。树下总有人放几条长凳。冬日,妇女们在树干

上牵一根绳子,晒衣被,晒雪里蕻,各晒各的;夏夜,铺一竹床搁一藤椅,艾叶熏起来,聊天的玩闹的,各忙各的。

应着古树的灵性,乡亲们在树下建了一个庙。正月初一,善男信女虔诚地来到槐树前,给它披红挂彩,走进庙里点一炉香,烧几张纸,磕三个头,放一串炮,祈福的,求子的,保平安的,将深深的牵挂与念想默默吐露;母亲在黑夜唤着乳儿的名字,为受吓的孩儿收魂;偶有灵柩停放一夜,天麻麻亮,披麻戴缟的亲人簇着八抬将一个沉睡的生命抬上山。

疫情暴发那年,是我和丈夫的本命年,我们穿着红棉袄去庙里许愿,祝愿和顺安康,瘟疫早日散去,甚至祈祷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平安无恙。你信或不信,成或不成,祈愿在那儿,心之所向。千年古树让这一方人们的夙愿有所寄托,终归是好的吧。

最热闹的是每年的元宵节,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在树附近闹起了赛锣赛亮。赛公赛公,应是取公公、壮汉们好拼好搏之义吧。从十四就有了预兆,古树上就挂起了大红灯笼。在一块平地上升起一堆大大的篝火,干柴烈火,噼里啪啦。在庙里祭拜后,12个参

赛队敲锣打鼓赛起来。每家油灯点起来,火把烧起来,希冀薪火相传,家庭兴旺。村庄如天上的街市,人们赏灯猜谜,铆足劲赛声响、比速度、拼耐力,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擂鼓似热锅炒豆,又似电闪雷鸣。个儿矮的小屁孩,早爬上槐树梢把热闹尽收眼底了。赛锣赛亮已有800年历史,已申请了省级非遗。或许老槐与赛锣赛亮出自同代,一个赛事,一株植物,一个得以传承,一个被人听倒物是人非。

槐树深深地植进了我的心田。可是,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

我不敢想像,它轰然倒地的那一刻,那铜铸铁造般的躯干,是怎么被载倒的,那一锯一斧是怎样开膛破肚的?那墨绿枝叶是怎样化为尘埃的?有没有人数过它截面的年轮?

现代生物学可以截枝复制一棵树,但复制的只是外表,唯有年轮无法复制,那是一长串生命密码。而一棵新生命成为古树,也要经过千百年的轮回。

两行清泪,还未风干。古精灵游走于乡野。它轻叹一声,山岗呜咽。



家园

孙仲兵 摄

梅园之春

路石 （嘉鱼）

窗外在下雨。先是沥沥淅淅,之后有倾盆之声。这立春后的第一场雨,闹腾了一整夜。我躺在床上,透过厚厚的窗帘,看到窗外天色渐渐明亮,想到这雨中,该有多少寒枝颤动,而梅园应是一地的落红。

梅园在二乔公园僻静的一隅。需走过一条幽深的石板小径,经过一小片苍翠的竹林,穿过一道低矮的石拱门,便来到一处小山坡。坡上梅树成林,而又错落有致。林间分散着一块块或方或圆的巨石,可坐可躺,光洁明亮。林下一条条小路,青石板铺成,几许梅花轻落,行人不忍踩踏,脚轻轻落下去,路是那么柔软。每年的早春二月,天气晴朗,梅花傲然怒放,梅园定然人头攒动,热闹异常。端坐于梅亭,面对澄澈的湖水,便自自然然想到那美好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差不多有三年没去梅园了,尽管她近在

咫尺。先是因疫情,接着又因生了一场大病,我像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心上总在落雨,灰蒙蒙的雨。没有勇气去触摸那些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阳光与花朵,仿佛它们已不属于我。我只习惯于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蓝色的病号服和永无止境的消毒液。我不去憧憬未来,但也不悲观现实。我只想顽强地迈过一道又一道的坎。当我实在难以煎熬时,就会想到梅花,在雪中绽放的梅花。我就想念起梅园。

多年前,早春,下了一场大雪。雪后天晴,明媚的阳光照着一片雪的世界,万物都在闪光,万物都在静止中流动。我约了好友叮叮去梅园,是在午后。此刻的梅园,人群散去,完全是一座静静的雪国。梅枝上依旧有厚厚的雪,梅花不是全部开放,只那么寥寥的几朵,傲然地开在枝头,开在雪中,生生的耀眼,生生的光芒万丈。偶尔有雪片从花

朵上飘落下来,梅花露出了她的整个身子,洁净,鲜艳,像是在冲我们微笑,一种崇高的美,让我心怀感动。

这时,有一对年龄与我相仿的夫妻走过来,站在一棵梅树下,请我们帮他们拍照。男的嘴巴有些歪斜,右手无力地垂落,走路两腿不协调,一上一下。一看就是中过风。女人衣着朴实,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眼里有爱。她帮男人整了整衣领,把手亲昵地搭在男人的肩上,微笑。拍完照,女人牵着男人的手,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梅园。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站在雪国之中,我顿然间心生温暖。那天,叮叮和我在梅园留影,我们笑得很是灿烂。之后,天渐渐暗下来,寒气袭人,我们离开了梅园。

不知道那对夫妻现在怎么样了。这场春雨停歇下来后,我一定要去梅园,定要去拥抱这个崭新的春天!

步入电脑时代

吴长海 （咸安）

没有实现。

离开办公室后,觉得再经常请人家为自己打稿就很不好意思,于是就很少写稿了。想买部电脑,又因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经济条件不允许,便索性搁下笔,不写了。

前年,在大学读中文专业的儿子毕业,到了南方一家报社打工,于是把在校时买的一台台式旧电脑带回来给我,并告知我一些简单的操作程序。对我说:“你就用拼音打字吧。五笔比较复杂,口诀也不容易背熟,不适合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就这样,我的电脑梦终于实现了。

面对电脑,有好东西都要从头学起。好在年轻时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尽管有些拼音忘记了,但毕竟基础还在,捡起来比较容易。加上我又是个不服输的人,字典长期放在案头,对那些拿不准的字与字典作对照,这对我帮助很大,终于慢慢学会了打字,还



那时春

欧阳明 （赤壁）

童年时
总把春天藏在牛角里
看牛吃草
看大地返青
生怕不小心
那些 长在梦里的绿茵
一下从大地上溜走

年轻时
穿过深山老林
对山谷,大声喊出一个人的名字
听大山深处
一波一波回荡着爱情的回声

如今
春天在,大山在
绿色森林也在
只是,爱情和梦已随时光远去
无法追寻

卜算子·杨山春韵

邱定要 （通城）

春日去家乡,如入蓬莱境。油菜花开遍地金,香漫杨山岭。
欣看蝶双双,更喜佳人影。花海来回拍照忙,传播三春景。

江源板凳龙

王定钊 （通山）

为了生计,我们背井离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在这里,你在那儿
江南塞北,天各一方
联系甚少,相亲不相识,笑问来何乡
相聚时短,分散时长
年头盼到年尾
只为相聚,找回儿时记忆
为了相聚,为了共叙乡愁
龙的传人,当效龙骧
百节板凳龙邀你来萃荟,让你来畅想
欢歌劲舞,其喜洋洋
颂我江源,灿灿煌煌
同襄盛举,阔步康庄!

书 签

张升明 （赤壁）

因了看书的随意,我读书多半是一本书看几页,丢下。下次再看或许又是另一本书,又看几页,丢下,等待机缘再来继续。就像现今城里的烂尾楼,很多建一半的楼,烂着了。我也有很多读一半的书,烂着了。楼烂着了,随时可以看见,警醒人们要把它建完。书烂着了,怎么警醒我把它读完呢?

因了这个问题,我拥有大量的书签。

现在买书,我一般在网上买,因为便宜,而且,大多店家送书签。那些书签制作也挺精美。一张小小的卡片纸上,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水墨画,配上几句隽永的话语,印刷清晰,画面清爽,颇具匠心,让人赏心悦目之际,还能启迪思维。

其实,我看书,也有看完的,且大多都看完了。但看完了的书上,也会插满书签。因为书中有些精彩,看过后怕一时想不起来,就用书签做个记号,并在书签反面做个笔记,这样就便于查阅。这就是书签的好处。

其次,书签还可以给我带来满满的回忆。它可以让一些遗忘过的美好,重新找回来。

双节期间,阴雨连绵,阳台看书。当时于书架上随手抽了本《红楼梦》。这本书是无需书签的,不知读了多少遍。偏偏随手一翻,却于书中见到一页书签。一个硬纸卡,是一件衣服的吊牌。拿起来一看,猛然想起是前年生日,某位朋友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顿时就感到一阵温暖,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历历在目。于是一个电话拨过去,换来一下午的温馨时光。

而这个吊牌插在《红楼梦》中,自然是因为最喜欢这本书,那最真的情谊,自然留在最喜欢的书中。

书签本身也是一种记忆。一本书看到哪里了,夹个书签,下次再看,直接延续。这就是一种记忆的辅助行为。所以,书签完全可以赋予另一种情感的记忆。

有一位文友,素未谋面,他的大作出版时,惠寄我一本。这种情义自然是要倍加珍惜的。当时收到文友的书,我立即找了一个鲜红色的卡纸,插一半在书中,另一半高高耸出。这样,我每次浏览书架,首先就看见这位文友。

当然,书签并不是一个人懒散的理由,书之为物,还是有其完整性,必要全面阅读方可窥全豹。即使一时读不完,后续还是应该读完。正如我朋友说的一样,还是一本一本地读。所以,书签的作用,不仅是留存记忆,也还是一种时光的承续。拿一本有书签的书,翻开来,承续上回时光。

这也是有始有终的为人之道。

